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書五

答胡康侯書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
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
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
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
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
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
足以亂吾之知思蘄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惡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惡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

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兩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耳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刑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

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來僕立候倉卒荅奉不逮意幸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合符

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之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亦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非真知之惡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可所謂當其可而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儂皁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

可見也夫學道者舍先聖之書可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

文王以三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未遠長沮桀溺荷蓀楚狂之徒皆不知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效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爲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出也田常爲亂於齊齊君益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詐

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爲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爲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嬖奚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爲之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
正類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其切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不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

書也玩味欽歎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役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也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泰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爲証更思之如何

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

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餘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嶽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雖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

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高克則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公更思之如何

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闡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
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
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周據
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
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
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
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

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月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
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
材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
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志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

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奧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也然則志學非難知所以學爲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覲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益知衰老之有望也

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餘者乃反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挾樂取諸人以爲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

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瀆爲罪則萬萬幸甚其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爲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爲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

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
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
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可不
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
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
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
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
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
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
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

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崇寧以來承祖宗
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
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
祐嘗爲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
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
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
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
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爲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
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

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
然後量入以爲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
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
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爲表裏以給中都
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克漕
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
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
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
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

鹽法相因以爲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
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
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克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歛
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權
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
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
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
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
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爲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
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爲之應辦故

中都常不闕用也其爲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卿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

束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

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紀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也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

不足與有爲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爲此事之所以蠱也左傳血蠱爲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構榑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

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不慎歟

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托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

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已成書俟脫稿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目錄字說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十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其當任其責也蒙
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
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
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
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
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十一

人至辱書知已離豐城台候動止萬福欣慰欣慰明
仲回想詳知湖外事若衡湘可居於公私計良便衡
湘去荆門不遠舊業可漸葺治矣益遠會集臨紙悵

然蒸暑浸劇伏冀爲道珍衛

承諭及西江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
未見惠澤及民汚吏革面者盜賊得韓中二將平之
今已無慮弊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嘗作過者死亡略
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
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
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卿平生
相知弟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爲愧耳浙中數事與初
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
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

他久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爲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爲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已託其婿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許到浙中便附來

十二

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粗適閩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

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怛怛不能無擾也昨日又聞建安有小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柰何示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幾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

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剛潤非旬日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戾處方就俟脫稿當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於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也

十三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辱書伏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焚劫縣道略盡首領已爲申將擒獲殘黨出境勢無

能爲也又傳虔寇陳顥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捕弊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爲道自重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往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之以爲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嶺表不知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爲之柰何在伯紀尤可慮

也。泗水參議閻已歸。木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十四

某竊謂令出惟行不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上四州軍被害爲甚。夷傷之餘。民力凋弊極矣。蒙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旣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

而爲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旣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書不應全放。是徒爲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旣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分數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爲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爲罔民之具。以資剝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謗。至禱。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書六

荅學者書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
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
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
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
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焉發而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
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而異形而鑑
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
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
亦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
論其有無也聖人所謂毋意者豈翹然若木石然哉
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
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

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毋誠意是僞也武王之克
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
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爲功歸諸文王
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
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
文武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旣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
則道於義固非一事也橫渠水渥之說與釋氏輪回
之說異其詳具於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

當自見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知至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

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皎在中宗時遣嗣

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

忠於所事矣其後

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

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身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爲冤源乾曜不能正爲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

切謂如宋璟之論抑損之足矣直之爲義如必有事
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
直爲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
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
何義更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
時乎違是也以空爲學之始而仁之體未現至於不
違仁則仁之豈現矣未知仁以何爲體不可謂有一
仁字便謂仁之體現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爲
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
恐屢空學者亦未易到也

二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爲
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
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爲
之者爲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
不可以爲道皆此意也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
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
子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爲諸侯之孝亦猶是也鬼
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

立俟匆匆辭不逮意茲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爲慰范元長某亦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亦煩爲道區區嚮往之意

荅呂秀才書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唯聖人與天同德者爲能盡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

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中而未仁亦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

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所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爲如何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荅呂居仁書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有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楊子湍水之說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辯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

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爲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爲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之

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

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爲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固不可爲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有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

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三

承問格物向荅李君書嘗道其畧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蹟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許多闢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四

弊居窮僻不聞往來之便久失脩問第深嚮往聞公職事清簡不妨詩書之樂殊用爲慰某習閑之久老懶滋甚飯蔬飲水聊以度日無餘念也審察之命非拙者所堪姑以疾辭免承見問故及之承問以所疑適以翁士持李伯紀相繼至此擾擾數日又以廣伯

索春秋序稽緩之久故且應副去公所問事續當奉
荅也廣伯且記道意以去人立候書未及上問匆匆
作此殊愧滅裂

與許少尹書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
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又
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顛望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
臣子不當以疾爲辭實以衰病繭然力不能彊愧懼
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

能悉布

二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
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
去浮文爲幸邇來不審爲况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
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嗇前窮峻擢

益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
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歎欽歎毘陵苦多雨麥頗稔
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
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爲梗君子神明所

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爲就其子求此方就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爲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區區至祝

荅胡處晦書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

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荅練質夫書

辱書問以所疑以其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

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強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歷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書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

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皆以垂脚幘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恐與未經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志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志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人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彷彿

古既祥爲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禪制未終無以爲別切謂衫用皂以布爲之可也更請裁擇

荅蕭子莊書

仙里之別倏忽累年久不聞動靜第深傾企辱書伏審即日德履佳勝某老拙幸如常正遠會集切希力道慎愛

某衰朽退伏田廬不爲世累所撓意謂可以杜門自適洎還家盜賊四起避地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歲方少寧近日江北復擾六飛親行亦不能不以爲

念也世事如此奈何歲暮寒劇更切加愛餘不一一南浦劇邑吳侯下車未數月即留意學校非才有餘知所先務何以及此示諭殿記第恨老病文思衰落不足傳遠耳事稍定試勉爲之有便附去希照悉

二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而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撫三經義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

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非晚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荅曾元忠書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弊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處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更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秋暑尚熾更切對時珍嗇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漏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

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與鄒德久書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
擊權要令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爲世仇不可不
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
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
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爲况何如伏惟燕休德

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
不鮮向承欲還毘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
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
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奈
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養

答胡明仲書

趙叅還朝聞有立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
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旣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
未有加損重爲朝廷惜也公昆仲俱在侍下想不廢
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爲時自重以副人

望

荅范伯達書

某與先丈游從非一日情義之厚亦非他人比誌銘之託不敢後也兩年避盜狼狽奔竄無寧居以故未及撰述今敘其行事始終大節納上可碣之墓上以昭示來者辭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負愧多矣人回姑此爲報區區書不能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七

荅李叔易書

便中辱惠問殊慰渴德之勤承諭書義已有成說向嘗見詩義亦有成書望寄示爲幸惟早得爲佳衰朽杜門索居平時朋游凋喪畧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陳公晦書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

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

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
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
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
區區不能悉布

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
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
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有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與李泰發書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為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
矣亦足為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為斯民慎衛區區
頌望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僊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瓌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奈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
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

某去歲夏初還至弊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
生諸公但爲遁逃之計不復爲守禦之備以至今日
若得諸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李
枕輩身爲禁從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
閩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
湏不一恐別致生事奈何奈何

二

秋間小子還毘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閩陬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鑿與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世事正湏經理公豈宜久居散
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
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答張子韶書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爲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爲
賀衰晚杜門却掃不聞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
書勤勤益認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
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
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三復欽歎公之名德
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义淹于外然復之
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爲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畧施行矣切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李丞相書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至截留稅賦不以上供又重加裒剝民膚髓官吏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贓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檄鼎帥進兵討楊么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歎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觀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書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軋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欲往霅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孑遺
而錢唐蘇秀爲甚惟霅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
瓌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已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弊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爲生而州縣匱乏俸廩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某避賊
回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荅傅子駿書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教伏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用爲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德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厚必蒙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爲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能支去春松溪甌
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晚進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
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
諸賢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傳國華書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書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爲群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爲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爲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爲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湏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

之使復業爲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弊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固已畫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爲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

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劉希範書

某切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切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乏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

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慮也某切謂隆祐在虔而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蕭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爲二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足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

檄劉韓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

與梁兼濟書

推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推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之為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

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推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推之又推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推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書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某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

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推貨漕司拱手無可爲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弊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彊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

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推髓無以供也自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爲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戶以爲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爲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葵不恤緯縷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書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爲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書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爲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爲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奈何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盜
亭則建城逼矣奈何弊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給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官復爲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爲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爲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爲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繆此生事
則所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爲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爲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閑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寬明照亮

與呂提刑書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爲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
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
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
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
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司即時撲滅其
功多矣理當優於酌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缺望若
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讎自息庶無他虞矣更
希裁酌其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弊鄉接壤
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

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弊鄉先被其害故
輒以免聞惟仁明照亮

與秦丞相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切觀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
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
奧旨爛如日星以爲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
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
爲凶寇棄毀畧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時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
待後學稍有敘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
希照亮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